

陶渊明

诗

袁行霈 评注

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

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

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

山气日夕嘉，飞鸟相与还。

此还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。

中华传统诗词经典



中华书局

陶渊明

诗

袁行霈 评注

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

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

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

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

此还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。

中华传统诗词经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陶渊明诗/袁行霁评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 1
(中华传统诗词经典)
ISBN 978 - 7 - 101 - 09751 - 1

I. 陶… II. 袁… III. 古典诗歌 - 注释 - 中国 - 东晋时代 IV. I222. 737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9644 号

-
- 书 名 陶渊明诗
评 注 者 袁行霁
丛 书 名 中华传统诗词经典
责任编辑 聂丽娟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-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张 11% 插页 2 字数 180 千字
- 印 数 1 - 10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9751 - 1
定 价 29.00 元
-

出版说明

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,而诗词是人类心灵的形象展现,尤其是古典诗词,她所具有的深厚的韵味和音乐性的特点,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具魅力的表现形式之一。

时至今日,诗词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,拥有着广大的爱好者,人们心中那些幽微的情意仍要借诗词来传达。中华书局历来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,出版了许多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。近期,由中华书局发起,联合光明日报社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华诗词研究院、中华诗词学会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,共同举办了“诗词中国”传统诗词创作大赛文化公益活动,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,人们积极创作投稿,掀起了一场古典诗词创作的热潮。随着活动的展开,我们认为有必要为人们提供一套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诗词读本,以方便读者创作与欣赏。

朱光潜先生说:“学文学第一件要事是多玩索

名家作品,其次是自己多练习写作,如此才能亲自尝出甘苦,逐渐养成一种纯正的趣味,学得一副文学家体验人情物态的眼光和同情。到了这步,文学的修养就大体算成功了。”这番话可谓是前辈大师的经验之谈,我们学习欣赏和写作古典诗词也应从“玩索名家作品”入手,有鉴于此,我们编选了这套“中华传统诗词经典”丛书,并作为参加“诗词中国”传统诗词创作大赛的学习参考书。

丛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:一、关于如何写诗赏诗的理论著作。包括《诗词格律》《诗词写作常识》《怎样赏诗》《怎样用韵》《人间词话》等;二、最具代表性和普及性的诗词总集。如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宋词三百首》等;三、历代名家名作。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、苏轼、辛弃疾、李清照、柳永、纳兰性德等人的作品。

具体到每一本书,我们的做法是:一、精选作家作品。入选的作家一般为诗词领域领一代风骚的人物,入选的作品以传诵程度为首要标准,且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;二、引导扩展阅读。作家的选集中附一到两篇评论文章,帮助读者多维度了解

相关作家作品；三、选用权威版本校勘整理。基本体例为正文、注释、评析三部分，各书根据内容的不同略有变化。为便于阅读，一般不出校记，注释力求准确简洁，评析旨在帮助读者领会诗词的意境及妙处。

丛书采用双色印刷，小32开本，只手可握，以便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徜徉于诗词的海洋，尽情享受诗词的华美情愫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二〇一三年八月

陶渊明与魏晋风流

袁行霈

—

研究这个题目,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叫“魏晋风流”?而要回答这个问题,必须先弄清什么叫“风流”。

仔细考察起来,“风流”这个词的涵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。这个词在《汉书》里就出现了,《叙传》第七十下:“上天下泽,春雷奋作。先王观象,爰制礼乐。厥后崩坏,郑卫荒淫。风流民化,洒洒纷纷。”师古注:“言上风既流,下人则化也。”^①这样看来,“风流”原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,指风气流或教化传播。在《汉书·刑法志》里又有这样

^① 中华书局点校本,第4241页。

一段话：“及孝文即位……风流笃厚，禁罔疏阔。”^①这里的“风流”则是一个名词，指由上而下形成的一种风尚，但还不是专指某一种风尚，只是泛指而已。后来，“风流”有了专指的意义，专指某种才能俊秀、寄意高远的士人的气质的外现。如《三国志·蜀书·刘琰传》：“先主在豫州，辟为从事，以其宗姓，有风流，善谈论，厚亲待之……”^②又如《文选》卷四十七袁彦伯（宏）《三国名臣序赞》：“堂堂孔明，基宇宏邈。器同生民，独秉先觉。标榜风流，远明管乐。”^③在《世说新语》里“风流”的用例共六处，如《赏誉》：“范豫章谓王荆州：‘卿风流隽望，真后来之秀。’”^④《伤逝》：“咸和中，丞相王敦教曰：‘卫洗马当改葬。此君风流名士，海内所瞻，可修薄祭，以敦旧好。’”^⑤《晋书·乐广传》：

① 中华书局点校本，第1097页。

② 同上，第1001页。

③ 据宋淳熙本。此文又曰：孔明“遐想管乐，远明风流”。

④ 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，第494页，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。

⑤ 同上，第629页。

“广与王衍，俱宅心事外，名重于时，故天下言风流者，谓王、乐为称首焉。”^①这些“风流”的涵义都是专指的。

我们已经注意到：“风流”是一种内在气质的外现，又是具有传播力的，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对“魏晋风流”加以说明。所谓“魏晋风流”，是在魏晋这个特定的时期形成的人物审美的范畴，它伴随着魏晋玄学而兴起，与玄学所倡导的玄远精神相表里，是精神上臻于玄远之境的士人的气质的外现。简言之，就是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^②。也可以说是“玄”的心灵世界的外现。魏晋以后，儒学独尊的地位动摇了，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也崩溃了，士人们在探讨宇宙本体的同时也注重探讨“人”这个主体，

① 中华书局点校本，第1244页。

② 冯友兰在1944年写的《论风流》一文中说：“风流是一种所谓人格美。”（《三松堂学术论文集》第609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）他在1947年所写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中又说：“它是最难捉摸的名词之一，要说明它就必须说出大量的含义，却又极难确切地翻译出来。就字面讲，组成它的两（转下页注）”

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。活着为什么？怎样活着才最好？在反复的品题中树立起新的风尚，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。这种新的风尚，就是风流。

魏晋风流是对汉儒为人准则的一种否定。在崇尚风流的魏晋士人看来，汉儒提倡的名教是人生的执和障。而魏晋风流的开始，就是破执除障，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，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。

魏晋风流和魏晋玄学有密切的关系，已如上述，但魏晋风流并不等于魏晋玄学。玄学指的是

(接上页注)个字的意思是‘wind(风)和 stream(流)’，这对我们似乎没有多大帮助。虽然如此，这两个字也许还是提示出了一些自由自在的意味，这正是‘风流’品格的一些特征。”他还说英文的 romanticism(浪漫主义)或 romantic(罗曼谛克)这两个词与“风流”大致相当(《中国哲学简史》第 269 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出版)。吴世昌先生在 1934 年写的《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》一文中也曾说过：“‘浪漫’是近代人的说法，用古时的话来说，是‘旷达’、‘风流’。”(《罗音室学术论著》第一卷“文史杂著”第 322 页，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 1984 年出版)以我的愚见，风流是一种人格美的说法最为恰切。中国古代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发展过程与西欧毕竟不同，恐难与浪漫主义比附。

一种哲学思想、时代思潮,风流指的是在这种思想和思潮影响下士人精神世界的外现,更多地表现为言谈、举止、趣味、习尚,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的人生准则。有的玄学家思想很深刻,但外现于日常生活中的“风流”并不一定突出,如欧阳建和荀粲。有的士人并没有很多玄学的论述,但外现于日常生活中的“风流”很突出,如谢安。本文不是专论思想史,遂亦不完全局限于思想方面,只是联系魏晋玄学来论魏晋风流。魏晋风流与魏晋风度有什么关系呢?从语义上探讨,风度指言谈、举止、仪表的总合。魏晋风流可以包括魏晋风度,它的涵义更广,强调了这种风度的魅力和影响力,所以我宁可用魏晋风流这个概念。关于魏晋风度,鲁迅在1927年有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一文^①,论魏晋文学与思想者多有征引,读者可以参考。

二

魏晋风流虽然是伴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而兴

^① 见《而已集》。

起的,但其发展与魏晋玄学的发展并不同步,而有其自己的发展过程和规律。袁宏在《名士传》(已佚)里把魏晋时期的名士分为正始名士,竹林名士,中朝名士^①。这也可以视为魏晋风流的分期,但还不够完备。竹林与正始,时代相衔接,人物有交叉,可以合而为一。他所谓“中朝”指西晋中期,魏晋风流并非到此为止,此后还有发展,特别是在东晋。参考袁宏的说法,我姑且把魏晋风流的发展,分为以下四个阶段:竹林风流,中朝风流,东渡风流,晋末风流。

第一阶段,竹林风流。这个阶段以何晏、王弼为先导,以嵇康、阮籍为代表。

何、王不属于竹林七贤。他们是魏晋玄学的先导,运用“辨名析理”的方法来探讨宇宙与人生,就有无、本末、体用、母子、一多、常变、动静、言意

^① 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：“袁彦伯作《名士传》成。”注曰：“宏以夏侯太初、何平叔、王辅嗣为正始名士，阮嗣宗、嵇叔夜、山巨源、向子期、刘伯伦、阮仲容、王濬仲为竹林名士，裴叔则、乐彦辅、王夷甫、庾子嵩、王安期、阮千里、卫叔宝、谢幼舆为中朝名士。”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，第272页。

等诸多哲学范畴提出自己的看法^①。而这一切的落脚点即在人生问题上,照王弼的说法就是“何以尽德?以无为用”^②。一个人只要能忘记自我与外物的区别,进入浑沌的状态,达到无我的境界,这就是“尽德”了。何、王以自然为本,认为名教本于自然,但何、王卷入政治的漩涡很深,忧患颇多,在实际行动上并没有归于自然,没有享受到自然的乐趣。

以嵇康、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的言行成为第一阶段魏晋风流的标志。他们的特点是“放”,也就是从儒家的“名教”中解放出来,过一种新的符合自己本性的生活。用嵇康的话说就是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^③。而阮籍则创造了一个符合风流理想的“大人先生”的典范,他“超世而绝群,遗俗

① “辨名析理”这四个字是稍后于何、王的郭象提出来的,见《庄子·天下篇》注。但这种方法何、王已经用了。参看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。

② 《老子》三十八章注,楼宇烈《王弼集校释》,第93页,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。

③ 《释私论》,戴明扬《嵇康集校注》,第234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。

而独往，登乎太始之前，览乎忽莫之初，虑周流于无外，志浩荡而自舒，飘飘于四运，翻翱翔乎八隅”^①。这等于给嵇康的话作了形象的注解。但由于当时名教的禁锢力还很强大，所以魏晋风流的第一阶段不得不表现为有意的反抗，其表现形式则成为“佯狂”。狂，是对名教的蔑视；佯，是说狂得有点过分，因而显得不自然。嵇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讲自己不能出仕的理由竟有“必不堪者七，甚不可者二”，一共九条。他说：“又每非汤、武而薄周、孔，在人间不止，此事会显，世教所不容，此甚不可一也；刚肠嫉恶，轻肆直言，遇事便发，此甚不可二也。”^②真够狂的了！嵇康好锻，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，贵公子钟会故往造焉。“康不为之礼，而锻不辍。良久会去，康谓曰：‘何所闻而来？何所见而去？’会曰：‘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’会以此憾之。”嵇康的这种态度终于给

① 《大人先生传》，陈伯君《阮籍集校注》，第185页，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。

② 戴明扬《嵇康集校注》，第122页。

他带来杀身之祸^①。阮籍的表现比较圆通，他一方面说：“礼岂为我辈设也！”并有许多逾礼的举动，如：其嫂还家，籍见与别。遭母丧，仍进食酒肉。邻家妇有美色，当垆沽酒，籍常从妇饮酒，醉便眠其侧。另一方面则又口不臧否人物，遇到棘手的事情就用连醉多日的方法拖延过去^②。再看阮籍的《咏怀》诗，其孤独、激愤之情每每溢于言表，可见他原是一个极认真、极执着的人。最能说明阮籍复杂心态的是他不准许儿子学他的放达，“阮浑长成，风气韵度似父，亦欲作达，步兵曰：‘仲容已预之，卿不得复尔。’”^③所以鲁迅说：“至于他们的本心，恐怕倒是相信礼教，当作宝贝，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。”^④这就是说他们的狂带有“佯”的成分。嵇康、阮籍之外，竹林七贤里的另一著名人物刘伶，其狂放到了在屋中脱衣裸形，以天地为

① 《晋书》卷四九《嵇康传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，第1373页。

② 《晋书·阮籍传》：“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，籍醉六十日，不得言而止。”中华书局点校本，第1360页。

③ 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，余嘉锡笺疏本，第735页。

④ 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。

栋宇，以屋室为幃衣的地步^①。他“肆意放荡，以宇宙为狭。常乘鹿车，携一壶酒，使人荷锺随之，云：‘死便掘地以埋。’土木形骸，遨游一世。”^②真可谓放诞之极了。但读其《酒德颂》，总觉得在放诞之后隐藏着对世事的忧愤。所谓“不觉寒暑之切肌，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之扰扰，如江汉之载浮萍”^③，这几句话透露出他在不饮酒的时候还会有寒暑之苦、利欲之情。他的嗜酒，大概是用酒来麻醉自己的过于敏感的神经吧。他们想要实现自我，还自己以本来的面目，但是难以完全做到。于是只能以佯狂显示与世俗的不同，把自己和世俗区分开来。

第二阶段，中朝风流。这个阶段玄学的代表是郭象，而风流名士当首推袁宏提到的裴楷、王衍^④。

郭象的玄学主旨在于调和名教与自然，这和

① 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，余嘉锡笺疏本，第731页。

② 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注引《名士传》，余嘉锡笺疏本，第250页。

③ 同上引《酒德颂》，余嘉锡笺疏本，第250页。

④ 参看本文第6页注①。

西晋中期士族的风气有关。西晋中期,一些士族以任自然相标榜,过着淫逸放荡的生活,于是有人出来加以批评,乐广说:“名教内自有乐地,何必乃尔!”^①裴頠又倡导“崇有论”,推崇名教,排斥自然。郭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一整套理论,把名教和自然调和了起来。他认为名教的产生是自然的;名教即自然。庄子认为穿牛鼻、落(络)马首违反了牛马的本性,郭象则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牛马的本性^②。他说“圣人虽在庙堂之上,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”;又说“圣人常游外以弘内,无心以顺有”^③。这些话都是为了调和名教与自然。关于人生观,郭象认为:既然万物自生(独化),就

① 《晋书》卷四三《乐广传》：“是时王澄、胡毋辅之等，皆以任放为达，或至裸体者。广闻而笑曰：‘名教内自有乐地，何必乃尔！’”中华书局点校本，第1245页。

② 《庄子·秋水》郭象注曰：“人之生也，可不服牛乘马乎？服牛乘马不可穿落之乎？牛马不辞穿落者，天命之固当也。苟当乎天命，则虽寄之人事，而本在乎天也。”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世德堂刊本《南华真经》。

③ 分别见《庄子》之《逍遥游》、《大宗师》郭象注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。